

林白 / 著

都

市

女

性

话

语

想起邓肯

另一种唯美

我喜欢自由精神

像鬼一样迷人

在
幻

异 想

爱与恨都需要技巧

想
中

ZAI HUANXIANGZHONG BAOP

爆
破

安 / 徽 / 文 / 艺 / 出 / 版 / 社



都

市

女

话

语

杯日 / 著

都

市

女

性

话

语

想起邓肯

另一种唯美

我喜欢自由精神

像鬼一样迷人

在
幻

异 想

爱与恨都需要技巧

想
中

ZAI HUANXIANGZHONG BAPO

爆
破

安 / 徽 / 文 / 艺 / 出 / 版 /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幻想中爆破 / 林白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0.9
ISBN 7-5396-1943-0

I. 在... II. 林...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9585 号

在幻想中爆破

林 白 著

责任编辑:马晓芸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合肥义兴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8.125

插 页:2

字 数:170,000

印 数:8000

版 次: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943-0/I·1819

定 价:12.2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林白，本名林白薇。广西人。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现居北京。曾先后在图书馆、电影制片厂、报社等处工作。早年写诗，曾出版诗集。80年代曾只身漫游大西南。现从事自由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说吧，房间》、《青苔》、《玻璃虫》等5部；小说集《子弹穿过苹果》、《致命的飞翔》等5部；随笔散文集《丝绸与岁月》、《德尔沃的月光》等4部。有部分作品翻译成英、德、日、韩文。有《林白文集》1-4卷出版。

目 录

- 1 /另一种唯美
- 4 /时 装
- 9 /想起邓肯
- 11 /看牟森的话剧
- 26 /玻璃玻璃我爱你
- 31 /命名的过程
- 34 /异 想
- 36 /在黑暗中走进戏剧
- 40 /世界与内心
- 44 /“9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
- 46 /关于“飞翔”
- 51 /置身于语言之中
- 53 /记忆与个人化写作
- 59 /语言与声音
- 62 /在写作中发现自己的感官

- 64 /虚构的茶花
66 /体力劳动
73 /第一次去南宁
81 /诗歌与什么有关
85 /德尔沃的月光
87 /我喜欢自由精神
89 /做一个快乐的自由人不容易
91 /睡 眠
96 /幻 觉
98 /置身于一座草原城市
101 /看望植物
106 /语言中的方方
113 /一个特别热爱 90 年代的人
118 /怀想水稻
123 /灵魂的回头与仰望
126 /女士芳龄
130 /在幻想中爆破
133 /回忆父亲
139 /晕 车
143 /滞留的时光
147 /离开与抵达
149 /一口气想起来的十位当代艺术家
152 /语词:以血代墨
154 /我看达利

160/像鬼一样迷人
164/亲爱的菜市
173/回忆饥饿
177/一个人上峨眉山
183/失学的日子
187/酷爱游泳的人
189/丝绸与岁月
193/眼 泪
194/红土之舞
198/李洪波老师
201/逝去的电影
204/爱与恨都需要技巧
208/上天的礼物
219/午后的灼热和半夜时分的细雨飞扬

/ 另一种唯美

我并不具备经典美学的审美趣味，如果什么东西太优雅、太柔和、太对称、太和谐，我就会觉得它缺乏力度。

我有时会本能地、情不自禁地美化经过我笔端的一切事物，但我的美化并不是把什么东西都写得很美，而是要使它们接近我的某种愿望。这个隐约的原则好像是要使事物或过程携带上激情、力度，或者使它们脱离日常生活的状态从而变得熠熠生辉，使平凡的事物变得不平凡，使不平凡的事物变得更加具有震撼力。只有这样，我才会感到心安理得。

在对绘画的欣赏中，我不是特别喜欢那些包含了对称、和谐、柔美、优雅、温暖、舒适等等公认的美的要素的画面，我会无端认为它们平庸，无法使我兴奋和激动。但我照样不喜欢那些过分夸张、恐怖、恶梦似的画，比如达

利,他的画使我震撼,但同时使我头晕。如果我不是飞快地翻过我的画册,我相信我一定会因此做上几个晚上的恶梦。与他的画相比,我更愿意阅读《达利谈话录》,这本书比他的画有趣得多,虽然书中也同样充满了怪诞和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因为你在第一页就能看到他的房间里有一只令人畏惧的戴着口套的美洲野猫不停地走来走去),但它并不是画面,而是变成了文字出现在我的眼前,于是我不但没有恐惧,反而获得一种由惊讶带来的快感。我无比喜爱文字这样一种中介,它能神奇地改变事物的性质。

但蒙克的画不会使我做恶梦(除了那幅《吸血鬼》),他的某些画布满巨大的阴影,这些阴影就是笼罩在我心头的阴影。他那幅著名的立于桥头嚎叫的人所叫出的就是一直潜伏在我喉咙里的声音,那些有可能成为我恶梦根源的画面被我与画之间的共振释放了。

我有一大张印着十七幅表现主义版画的印刷品,我把它常年放在我的书架上。我喜欢其中一幅画着奇丑无比男人头像的画,我认为他充满了巨大的力度,其余十六幅画均有作品名称和作者姓名,唯独这幅没有标上,我始终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和谁画的。表现主义据说是一种文化思想的态度,在风格上并不统一,我看到这里还有康定斯基和保罗·克里,康定斯基是我所不喜欢的,克里有些线条简洁的画比较可爱。但这二人都不是我心目中的表现主义(据说这两个人是表现主义的第二个阶段),我心中的表现主义就是那幅奇丑无比充满力度的丑男人(它到底是谁画的呢?),有一天晚上我梦见

了它以及其他风格相近的表现主义版画，这是我第一次梦见别人的绘画作品。

我所喜欢的美是这样地奇丑无比，如果我承认自己的唯美倾向，那我所认为的最高的美一定是那种富有力度与激情的美。不知这种美是不是反常规的。我喜欢克勒惠支的版画与素描，喜欢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聂鲁达诗文集》里的版画，尤其是那幅《聂鲁达和他的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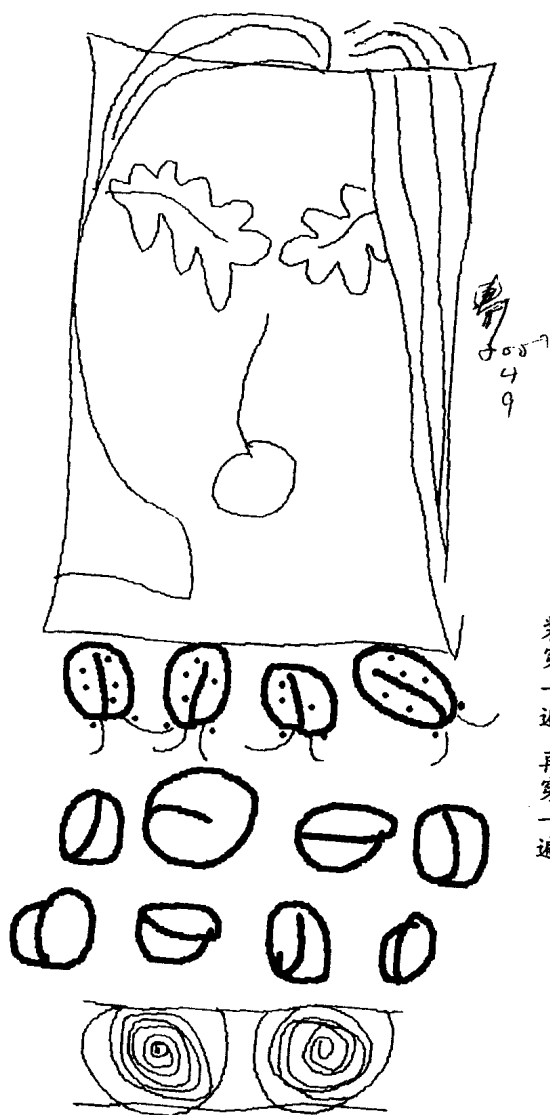
由此我想到我所喜欢的力度来自底层，来自那种被一切人践踏的同时反抗一切践踏的激情与力。但我也并不喜欢历史上的某种无产阶级文学，我对它们缺少了解，它对于我只是一个概念。我无端认为它们粗糙和平面，缺乏艺术的高度。也许我实在是太浅陋了。不过我一直认为，生命与呐喊是至高无上的，如果有人因为饥饿，写出“桌子也能吃吗”这样的句子，我一定会被彻底打动，并且流下泪水。

/ 时 装

时装使我无端地想起喷泉。水往高处上升，然后飘落成水花，这是水的虚幻时刻；时装穿在女人身上，则是另一种虚幻。

004 时装的美存在于瞬息的动感之间，犹如水珠向下飞坠时的闪光。如果有一件静止的时装，无论它是出现在画报上还是橱窗里，它的美已经减少了百分之九十。我愿意遐想某一件我心仪的衣裳穿在一个我虚构的女人身上。这个女人身材匀称，腰肢柔软，五官轮廓分明，她身穿一件奇怪的衣裳，用一种与职业模特所不同的缓慢步伐从幽深的远处走来，在朦胧中忽明忽暗，忽闪忽现；飞快地诞生在光线中，又飞快地消失在黑暗处；既是一种闪电，又是一种缠绕。这时候，我所认为的时装就诞生了。

从来没有想象过任何一件时装穿在自己身上的感



在不为人知的地方，让我们
 全身长出触角，将所有心仪的时
 装穿一遍、再穿一遍。

觉。我自认为是一个远离时尚的人，对一切时髦的东西都感到陌生，我甚至不知道各种流行事物的名称。时装这样一种时髦的东西之所以吸引了我，我想正是因为它永远穿不到我身上，它自身固有的美隔着距离而被加倍放大的缘故。我和时装之间就这样隔着一片宽广无比的开阔地，中间荒草丛生，或者水路渺茫，时装就像一个美女站在那边，一眨眼她就消失了——惊鸿一瞥。

实用是艺术的大敌，我不喜欢时装的日常性、实用性。日常可穿的衣服是平凡的，平凡对艺术来说，离平庸只有一步之遥。艺术如美人，雾里看花好，娶回家里泡着过日子就不太妥了。时装应该是一种不能抵达的事物，一旦抵达，美就会被损耗，神秘感也随之消失。

那些超越了日常实用性的时装，一款又一款，一袭又一袭，充满了奇思异想。你见过红色的灯笼长在人的头顶吗？你见过绿色的植物长在人身上吗？女人的身体通过时装真是得到了无限的延伸，她既置身于万年之前，又置身于千年之后；她身上可以是沙漠，也可以是火山；可以是人，也可以是鬼，还可以是物——夏帕瑞丽不就是把古怪的抽屉变成了口袋吗？这样的时装出现在女人身上，全都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就让我们在梦里与它们缠绕吧，在不为人知的地方变成一只灯笼，或一只头顶黄花的丝瓜，或者火焰，或者水。在不为人知的地方，让我们全身长出触角，将所有心仪的时装穿一遍、再穿一遍。然后天就亮了，我们的身体还残留着丝绸柔软冰凉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将自动收缩，变成纯棉衣服的妥帖与亲和。

女人一生中可以使用两种非日常性的服装，一是婚纱，另一种是晚礼服。在当代的都市里，任何喜欢婚纱的女子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自己的梦想，但在公开场合穿晚礼服，却是一件有很大难度的事情。那年太庙上演张艺谋导演的意大利歌剧《图兰朵》的时候，我曾有机会去观看，同去的有一位十分前卫的女雕塑家，行前我听见朋友在电话里特意叮嘱她一定要穿上那件露出后背的晚礼服。但当我在太庙现场把她找到的时候，并没有看到她穿什么晚礼服，迎接我的不是一个光滑裸露的后背，而是一件严严实实的上衣。我失望地问她：你为什么不穿晚礼服呢？她说：没法穿！从家里到能“打的”的地方至少有一百米，光着后背怎么能走得过去！

这一百米就是凡俗生活与晚礼服之间的巨大鸿沟。在现实中，既然连观看意大利歌剧的前卫女雕塑家都穿不了晚礼服，更遑论别人！

时装就是这样一种虚幻的东西，像闪电一样掠过，像梦境一样飘忽，在我们漫长的一生中，它虚幻的光芒灼痛我们的双眼，并带来短暂的震惊。



/ 想起邓肯

在幻想中爆破

009

在邓肯看来，天下最好的舞蹈家不是别人，而是让·雅克·卢梭、沃尔特·惠特曼和尼采，因为他们达到了单纯，“一个简单的祈求姿势就能够唤起千万只伸出的手臂，头向后简单地一仰就可以表达出人们在酒神节上的激动。”（邓肯《我的生活》，转引自西川《两个重叠的女人》）邓肯自己就是一个在单纯中到达了自由境界的人。

想起僵硬的芭蕾舞我马上就会想到邓肯，她像风与花朵一样的舞姿，像火焰般流畅而明亮，与她所表达的爱情、生命和春天浑然一体。相比之下，经典芭蕾舞僵硬的程式和不自然的高难动作是多么做作，多么黯然无光，白白消耗人的青春与生命。我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写道：“有人喜欢带着镣铐跳舞，认为那很美，但我怀疑这是一种病态。相对于芭蕾舞，我更喜欢邓肯的舞蹈。她天

生就是一个自由的精灵，谁能给她带上镣铐呢？谁都不能。她的舞姿无拘无束，自然流畅，在海边的阳光下闪闪发光。这就是我向往的境界。”

想起短篇小说的种种指标我更是要想到邓肯，我讨厌所有的指标所有的规定，就像讨厌经典芭蕾舞的程式与技巧，讨厌它的做作与违反自然，我喜欢充满自由精神的小说。只有松弛和自由，才能达到真正的优美和自然。热烈的情感不被生硬的技巧所榨取，才会饱含生命的汁液。

